

文论天地

文学如何造就国家软实力

李祖德

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回顾和重梳当代文学的历史变迁，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既是共和国的历史记忆和现实表征，也是其精神镜像。因此，“新世纪文学”就是在历史、现实和知识这三种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新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其现状和发展可能性对于国家文化战略的选择有着重要意义。

“新世纪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首先表现在文学生产的条件和环境的变革。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内部的市场化进程和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中国当代文学逐渐脱离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以国家文化部门为引导的组织化生产方式，而逐渐形成以市场为主导的生产和创作机制。具体来说，就是以“个人化”写作、文学刊物以及出版机构的商业运作进行的文学创作和生产，这一特点在进入新世纪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

新的生产和创作机制必然导致新的文学实践和文学形态。在 21 世纪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下，当代文学的想象与书写体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在作家、作品、读者与世界之间已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在当代文学新的想象与书写领域中，既有对时代主旋律文化的弘扬，如近年出现的一系列历史题材小说、“反腐小说”以及表现现代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文艺作品，像《解放》、《建国大业》等文学和影视作品都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主旋律作品的发展和深化，甚至类似《暗算》、《潜伏》等作品也都曲折地体现了国家及其历史的新想象和建构方式。

同时，“新世纪文学”中还有全球化浪潮的投射，也有关于消费主义的文化想象和文化趣味，诸如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兴起的“新状态小说”、“城市文学”等类型。近些年出现的“底层叙事”、“打工文学”、“打工诗歌”等关于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的现实书写也是“新世纪文学”中重要的现象和类型，如以《那儿》为代表的表现国企改革题材的一些作品类型。另外，“女性文学”的进一步繁盛、“青春写作”、“80 后”乃至“90”后作家的崛起，以及网络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变异等诸多新的文学现象和形态，也是“新世纪文学”不可忽略的文学事实。可以说，诸如此类的文学实践展现了新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动和新的表征。这一切的文学想象与书写，都和新世纪中国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有着深层的精神关联。

新的文学实践意味着新的文学趣味、精神和价值取向。在“新世纪文学”多元化的格局中，当代文学精神的变迁中蕴含着普遍性、同质化和差异性的复杂关系。就文学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形式、情感载体和信息媒介的特征和形态来说，“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各种文体的内在特征处于一种相互融合乃至混杂的关系。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暗算》为例，在其叙事风格与表现方式中所使用的“悬疑”、“推理”等话语类型，曾经被我们更多地视为“通俗小说”的基本特征，但在当下的语境中，其“通俗性”已经不再成为分辨文体特征的重要依据。这些现象说明新世纪文学形式、文体特征方面的“普遍性”和“同质化”的趋向。而另一方面，新世纪文学内在的丰富的差异性更是值得重视的趋向，各种“亚文体”和“次生文体”的出现，诸如“玄幻小说”、“诗歌电视”、“摄影文学”等文体类型的出现，这些新型文体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实践和形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和视野。当然，启蒙信仰和写作姿态在“新世纪文学”中存在被淡化的倾向。这种价值趋向源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新写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思想基础，并在新的世纪遭遇新的社会文化问题所激发的困惑与迷思。但另一方面，在这种文学精神“普遍性”与“同质化”的过程中，同样也隐藏着众多的精神上的质性“差异”。

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来看，“新世纪文学”的这些表征意味着在新世纪全球化进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文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场域，文学作品也才真正作为一种文化的消费品而存在。这使文学从上世纪 80 年代“现代性”中脱离出来，进入到新一轮全球化和民族性的动态关系及其历史进程中，并成为国家文化战略实施的一部分。因而，如何在新的文学场域中有效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成为值得重视的新课题。

首先是文化主导权的问题。文化主导权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部分。因此，在“新世纪文学”纷繁复杂的场域中，如何加强和巩固文化主导权，是国家文化战略体系中的重要任务。伴随着人民共和国 60 年的历史进程，当代文学业已形成了以“人民性”为核心价值观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立场。正是“人民性”这一核心思想，当代文学才得以成为共和国历史、时代和社会的历史记忆和精神镜像。因此，在新的世纪，重建和巩固“人民性”的文学立场，树立正确的文学观、历史观和价值观，是国家文化战略选择中最重要的一项工程。

其次是如何重构身份/认同的问题，也就是文学的主体性的问题。在应对全球化浪潮和市场经济冲击的过程中，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对身份/认同的想象、建构与书写逐渐陷入一种困惑的状态。如何在“新世纪文学”中重建国族的身份认同，以及如何重塑当代文学的主体性同样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毫无疑问，这一层面和文学的“民族性”以及“人民性”紧密相关，只有紧紧抓住这一思想核心，才能在“新世纪文学”的生产实践中建构和书写国族的身份，以及“人民”这一文学主体性。在全球化进程中，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学才能真正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并和其他民族国家文学进行有效地对话，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一种真正有效的“中国价值观”和“中国动力”。

再次就是文学诊断社会问题的使命和职责问题。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实践和社会现实长期处于一种“疏离”的状态，文学也逐渐丧失对社会现象的诊断能力和发言能力。如何重建“文学—社会”的“反映—影响”关系，也是“新世纪文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也就是说，重建文学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和职责，也是重建文学自身信仰的问题。在新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变动的过程中，重新确立介入社会与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中国当代文学才能真正和真切的社会现实建立起一种有效的互动关系，体现中国文学的历史和现实使命。

基于以上三个重要议题，“新世纪文学”自身变革与发展，既是当代文学“现代性”历史进程的必然选择，也是国家文化战略选择与调整的需要。只有建立起二者之间的良性关系，中国当代文学，才能真正转化为民族国家的软实力。



大吉祥(中国画)

魏紫照

文学要切实面向底层

陈树义

一个误区，使得底层写作泡沫化。精神悖论也是底层文学亟待解决的文化命题。首先是作为非底层者（作家）的外视角观察与叙述底层群体的内在体验与外在接受的悖论。底层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失语”状态，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只能任作家用一种想象式的精神俯瞰和自认为的“现实主义”来书写。他们作为被叙述的中心人物，却是作品接受的非主流。其结果必然是作家与底层人民的精神隔阂，作品只能在非底层群体交流，成为一道道“奇观”，以资谈资。而底层人民阅读描写自身境遇的底层文学却如同解读“天书”，望而却步。底层大众听不懂知识分子对于底层经验的表述，即使后者使用的是规范的现代汉语。正如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张承志可能是 20 世纪末率先复活“穷人”和“富人”概念并且宣称作为穷人文写的作家。从《黑骏马》到《心灵史》，底层人物始终是张承志小说的主人公。然而，张承志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估计他的大多数主人公读不懂这些小说。确实，某些作家引以自豪的小说精致构思与叙述策略，包括“后现代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等与底层人民的阅读存在巨大裂缝，横亘在作者与期许读者之间，难以调和，使得“底层写作”曲高和寡。

虽然底层文学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通过作家的眼睛和手，去发现和呈现底层的生活、挖掘和表现人物的内心，触摸到底层的脉动，毕竟是可喜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作者不能紧紧满足于展现这些他者的“奇观”，以及展示“奇观”的种种套路和手段，作家的心灵必须穿越喧嚣，真实书写底层“沉默大多数”的心灵，同情地了解他们的生活境地和心灵世界，同他们一起感受，一同思考，为他们而写作。

文艺点评

再现历史 激励后人

——电影《兰州 1949》观后感

袁志学

负责人陆长林；地下党员祁守政的原型是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中共陕西省委所属兰州特别支部负责人崔扬……贯穿影片主线的“兰州城防图”就是中共皋榆工委书记罗扬实通过地下党员汪治华、王受天等多次搜集、侦查获得的情报绘制的兰州敌人兵力部署图，最终罗扬实同志穿过敌人封锁线在大战前夕呈影德怀司令员，为兰州战役的顺利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影片的结尾展现给观众的是今日兰州发展、祥和、优美的动人画面，告诉人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结果，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组织带领兰州人民艰苦奋斗、探索创新的结果。用艺术的手法再现历史，用真实的故事张扬牺牲与奉献精神，用深刻的理念感染激励后人，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从历史和先辈的经历中汲取精神营养，大概是影片的创作者初衷和动力之所在。

虹·梅·韵

最近，沈阳音乐学院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办了两场大型民族管弦乐及交响合唱音乐会，观后，我的印象有三个字：虹·梅·韵。

所谓虹，是对视觉而言。两台音乐会的曲目及表演方式，真如雨后的彩虹，七色彩练当空舞。有彭修文闹红的《丰收锣鼓》，有刘德海静蓝的《天鹅》，有刘锡津淡黄的《天缘》，有唐建平深紫的《后土》等等。这套曲目安排体现了音乐会策划者三个用心：一是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历史传承关系。二是中国民族管弦乐队能够表现出多种风格、色彩丰富的轻重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房晓敏的《火之舞》和阎惠昌的《水之声》，真是水火两重天。还有赵季平的《古槐寻根》和刘天华的《良宵》，那真是昨天与今天的对话。三是专业音乐学院要培养既有扎实全面的基本功又要融入当代社会审美趋向的人才，学院培养的学生既能对经典作品完美诠释又能对当代作品经典演绎。音乐会的高潮，全体合唱队员伴着《茉莉花》手捧红色丝巾，感染着全场观众也舞动着红巾，顿时，音乐厅弥漫在红色的波浪中。

所谓梅，是对味觉而言。当我离开国家大剧院，红色褪尽于脑海中，我却感到音乐会的旋律，就像梅，在我的口腔里久久释放着醇甘，音乐的潮水，渗入我的血脉，在我周身不停地循环。比如二胡琵琶重协奏曲《天缘》，就是再熟悉不过的江南评弹的音乐元素，经过琵琶二胡的相互纠缠，和以乐队的烘托咏叹，就仿佛衍化出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当然首先作曲家将琵琶的点和二胡的线写得到位，然后才有乐队铺开的面和塑造的体，可以说，指挥洪佚吃透了作品的意境，然后通过自己细腻传神的动作让每一个乐队演奏员都仿佛置身于这个爱情故事，这样他们才不是机械地拉弹吹打乐器，而是让手中的乐器外化着心灵，观众饮到了心灵的琼浆，那味儿当然醇浓。再比如，刘天华的十大二胡名曲之《良宵》。

赵世民

宵》。我听过二胡独奏版，弦乐合奏版多种，感觉熟透了。但是听这一版，味道淡淡的苦里回旋着悠甜，又觉一个铺石板的老巷子里洒着新月的清光，让我又得到一次全新的审美体验。

所谓韵，是对听觉而言。沈阳音乐学院的音乐会之所以让我感到梅子似的余味无穷，我想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对韵的追求。韵，最古的字是𪛗音，即“韻”。白居易形容琵琶的韵味用过“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妙语。珠是圆的，盘也是圆的，且是玉质，那声能没韵味吗？你看交响合唱，曲目有东北民歌《东北风》、《瞧情郎》、《乌苏里船歌》、《陝北民歌《五更鸟》、《五更放羊》、《赶牲灵》等，经过这合唱的处理，音乐升华了。虽是 87 位女声，但音色统一，音质圆润，音量收放自如，情感充沛细腻。这是经过严格“切磋琢磨”的宝玉。我记得一次中央电视台的电视歌手大奖赛上，就原生态和学院派产生的争论，刘辉说如果原生态能满足人民大众的所有审美需求，还要艺术学院干吗？我赞同这个主张。原生态是一种生活方式，假如原生态直接搬上舞台，人们会花钱买票在下面坐两小时欣赏吗？所以学院就要将这原生态当源泉、当原料，一定要加工、打磨。

人们常说，艺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如果原生态照搬舞台上，那就是源于生活，低于生活。这个加工打磨一指曲目的加工，二是指演员的培养，只有将每个人的声音打磨圆润了，87 人的声音才能相融打通，这样才能飘出韵味来。比如《赶牲灵》，加工成合唱，高于原生态，也高于舞台上的独唱。为什么？因为有景深，有阔度，同时为了保持陕北味道，又有两个领唱，但不是合唱衬托领唱，而领唱是余韵。当合唱音还延续在空间时，领唱又一句“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妙极了，在音乐上，让观众且回味这余韵，而对应的生活，则是赶牲灵的人周而复始的原生态存在，你说不打磨加工怎么能出这种韵味呢？

看台人语



欢迎读者来稿，来稿请注明姓名、地址、邮编。
栏目传真：
010—65368588
电子信箱：
2009ktry@163.com

《密战》有现实意义

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存、保胜利，和平建设时期，保密不仅要保生存、保胜利，而且要保安全、保发展。但是，长期的和平环境，使很多人淡化了忧患意识，导致失密、泄密、窃密事件时有发生。《密战》的播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这些年，一些人的价值观、利益观发生变化，受到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侵蚀，理想信念动摇，政治纪律淡化，见利忘义，以牺牲国家利益谋取单位和个人利益，使国家安全遭受损害。正如剧中展示的那样，滨阳市委书记长佟一凡和十九院保安队长罗兵被境外情报组织策反，“老保密”的儿子沈小滴在网上应聘时被境外情报组织盯上，322 所研究员吴伦在学术论文中泄露国家秘密、十九院库房管理员老张倒卖废旧元件被间谍利用……《密战》通过险象环生、扣人心弦的剧情介绍观众：在和平环境下，境外情报组织仍在无孔不入地窃取我国国家秘密，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不要做有损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事情，守卫好我们来之不易的和谐家园。

刘斌

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密战》，无疑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当代谍战题材电视剧力作。它围绕我国卫星六号卫星整个研发、组装和发射过程，全面地展现了高科技时代窃密泄密、保密守密、间谍反谍等各个方面复杂多样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它还以此为背景，将我国国安、公安、保密战线工作者、科技人员、政府官员、境外窃密组织、间谍和普通百姓纳入其中，描绘了一幅当代保密领域的众生相。

虽然同为谍战剧，但《密战》与此前火爆一时的《暗算》、《潜伏》等影视作品有着明显的不同，除了在年代上首次尝试“现在时”，《密战》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更特别。它已经脱离了卧底英雄打入敌人内部、假夫妻弄假成真的老套桥段，而是按照案件侦查的程序，把所有人物编织在同一张大网的关系网当中，又在不断收网的过程中，揭开令人惊悚的事实真相。与此同时，作为一部涉案剧，《密战》却超脱了一般涉案剧中的暴力、杀戮、血腥、毒品等，而把力量集中在“智斗”上，用在刻画人性和人物思想情感上，同时它的科技含量、时尚元素也很吸引人。

北京市新闻出版局 朱洁瀛

《密战》斗智不血腥

《密战》在着重表现安全部门的干部职工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崇高信仰和高贵品质的同时，所展示的高科技内容，也是一大特点。高科技系统的手机网络、电脑网络，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一知半解，不明所以。而当今已是网络时代，到处充斥着高科技的神秘电波。《密战》展现故事情节，不仅是对广大观众高科技知识的迅速普及，而且也是对广大民众的一堂可视性、形象化地防止高科技泄密的深刻教育课。

《密战》剧情跌宕起伏，令人欲罢不能，显现了《密战》在编剧艺术上的深厚功力。但或许是源于现代谍战剧的初次尝试，《密战》还是有些许不足，如若干技术环节的不够严密、伏笔的可预知性等，但都是白璧微瑕，挡不住这部现代谍战片的耀眼光芒。衷心希望更多像《密战》一样优秀、一样有感染力和现实色彩力作精品问世。

《吉林日报》文艺部 于雁宾